

春来早

■曾剑青

这个立春来得早,还在年里呢。早晨拉开窗帘,阳光“哗”地铺了满屋,亮得不像冬日。掐指一算,离除夕还有两周,立春竟赶在前面来了。

出了门,才发现春意是藏不住的。老墙根那片枯了一个冬天的苔藓,竟泛出润润的绿意,凑近了看,茸茸的,像谁用极淡的墨轻轻晕染过。蜡梅还在开着,可香气里那股孤绝的劲儿淡了,倒融进些温软。最奇的是风,它拂过脸颊时,你分明能感到一种犹豫的暖,像害羞的客人,轻轻叩门,又退后半步。

我忽然想去城南的老街走走。年关近了,那里该有最浓的人间烟火。

果然,老街早已热闹起来。春联摊子红彤彤一片,写字的先生呵着白气,笔走龙蛇。卖灯笼的,挂起一串串胖滚滚的红;炒货铺前,瓜子花生在铁锅里哗啦啦唱着歌。空气里混着刚熬的麦芽糖香、油炸物的油气,还有太阳晒在布幌子上的干燥味道——是年底特有的、富足而忙碌的气息。

可再细看,又有些不同。往常这会儿,人们脸上都是赶年儿的匆忙;今天却多了几分从容的笑意。卖水仙的阿伯慢悠悠地整理鳞茎,忽然抬头说:“今年春早,水仙也赶着开呢。”他指给我看,好些花苞已胀得鼓鼓的,白玉似的瓣儿尖儿上,透出一抹鹅黄,仿佛等不及要吐露芬芳。

我买了一盆,捧在手里。瓷盆凉凉的,可那葱绿的叶、饱满的苞,却传递着一种勃发的暖。捧着它,像捧着一小团即将绽放的春天。

继续往前走,看见糕饼店在卖春饼。我讶异:“年还没过,就卖春饼



(视觉中国)

了?”老板娘笑呵呵的,眼角的纹路像舒展的菊:“立春吃春饼,是老规矩呀。节气不等人,春来了,就得迎。”她摊饼的动作利落极了,面团一按、一擀,在铁板上一转,一张薄如蝉翼的饼就成了。旁边七八个青瓷碟,码着切得极细的时蔬丝:翠绿的芹菜、嫩黄的蛋皮、橙红的胡萝卜、酱褐的肉丝……春天最先抵达的,原来是人的舌尖,美美的。

我也要了一份。饼是烫的,裹了满满的菜。咬下去,各种清香脆嫩在口中绽开,最后一丝回甘。忽然想起,这味道里,竟藏着某种隐喻——寒冬的末尾,我们用这样丰盛的方式,把初春的鲜活,郑重地卷进年关的丰足里。

午后,我拐进一家常去的茶馆。掌柜正在换茶单,我们要了一壶陈年的普洱,茶汤在阳光里是醇厚的琥珀色。可喝着喝着,竟也品出一丝不同,那陈香里,似乎渗进了某种清新的余韵,像老宅的深院里,一缕早梅的香忽然飘进,沁人心脾!

邻桌几位老茶客在聊天。一个说:“春来早,虫也醒得早,我那盆兰

花都见花箭了。”另一个接话:“可不是,今早听见麻雀叫得特别亮,往年得过了正月十五呢。”他们聊得随意,却让我心里一动,原来节气是这样细密地编织在生活里的。不必看皇历,草木虫鸟,还有人的身体,都记得。

夜里,我翻开日历。立春那一页上,印着淡绿的柳枝。往后十几页,才是除夕,印着大红的福字。可如今,这两页之间,仿佛被什么无形的东西连接起来了——是风里那丝犹豫的暖,是苔藓那抹润润的绿,是春饼里包裹的鲜活,也是人们心头那份提前到来的舒展。

立春在年前,像一段温柔的序曲,提前为团圆的主调铺好了底色。我们站在冬的末尾,却已听见春的呼吸;我们筹备着旧年的庆典,却同时迎接着新岁的生机。这感觉,就像在熟悉的归途上,忽然发现一条缀满早花的小径——前方仍是家的灯火,脚下却已有春风拂过。

窗外,夜色温柔。我仿佛听见极远处,冰河开裂的微响——那是季节转身时,衣袂掠过的窸窣。

立春是一条起跑线

■马明建

现代作家朱自清在《春》的结尾写道:春天像健壮的青年,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,他领着我们上前去。如果说春天是一位领跑者,那么立春就是一条铺着晨光的起跑线。

立春过后,隐忍了一冬的枯草悄悄攒着劲儿,在冻土下酝酿着破土的惊喜;树木褪去寒衣,枝丫间鼓出米粒大的芽苞,像刚刚睁开眼的婴儿,怯生生地打量着苏醒的世界;田间的麦苗挣开寒的桎梏,舒展腰肢疯长,青嫩的叶片在风里荡起层层绿浪……

菜园里,蒜苗和韭菜一日日抽高,在春风的轻拂下精神抖擞,时不时拍几下巴掌;红萝卜、蚕豆、土豆冒出一一点点嫩芽;西红柿、辣椒的幼苗带着营养钵的暖意,稳稳扎进大田,沾着晨露的嫩叶透着勃勃生机……

动物们也循着春的信号,从立春这条起跑线跃步起程。小鸡仔在老母鸡的羽翼旁啄食,冷了便钻回母亲的暖绒里,享受母爱的温暖;猫儿狗儿蜷在墙根,眯眼晒着渐暖的太阳,尾巴偶尔轻扫尘土,满是慵懒惬意;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,群鸭扑棱着翅膀扎进池塘,青碧的水面漾开圈圈涟漪,“嘎嘎”的啼鸣声清越嘹亮,是春的第一支歌谣;膘肥体壮的老黄牛迈着沉稳的步子,犁铧划开冻土,翻起的泥土混着草香,那一道道田垄,是农人写在大地上的诗行,埋入的种子是凝练的诗句,行距为韵,春风为节,春雨来时,“淅淅沥沥”的吟唱,便成了最动听的朗诵。屋檐下,北归的燕子早已衔泥补巢,巢中雏燕噙着嫩黄的小嘴,承接母亲衔来的春光。

从立春这一天起,太阳的暖意渐浓,小河淌着碎金似的光,欢腾着奔向远方;群山褪去灰褐,被春风染得愈发苍翠。天气也循着春的节奏起跑,晴日愈发绵长。阳光慷慨洒落,催得百花待放,枝芽竞发,天地间满是向上的力量。

立春是一条起跑线,万物于此蓄力,人间于此启程。我们攒足精神,备好行囊,只待惊蛰一声雷响,便循着春的鼓点,奋力向前;从草木萌发到燕雀归来,从田垄间的耕读到灯下的针线,历经夏的繁茂,秋的丰盈,终会在岁月里收获属于自己的圆满。

立春,在时光里种下一抹春绿

■陈伟震

日历翻过最后一页寒冬,立春便悄无声息落进了寻常日子。风里的凛冽淡了些,阳光落在身上多了几分柔和,像奶奶缝的粗布棉袄,不张扬却透着温软。我蹲在阳台角落,指尖捻起一粒褐黑色的太阳花籽,带着去年秋天的干爽,这便是我要在今日种下的,属于春天的期待。

往年立春,我总匆匆瞥一眼日历,便裹着厚外套奔波,从未留意这节气里的细碎生机。直到今年,整理储物间时翻出一个旧陶盆,盆沿有几处磕碰,是从前租房留下的,周身沾着干涸泥土,竟生出几分亲切。我找来小铲子,去楼下花坛挖了些土,泥土还带着寒冬的微凉,捏在手里能摸到细碎沙粒,指尖一捻便散成粉末,沾得指甲缝里满是湿润的土黄色。

我将陶盆洗净晾干,捧着泥土一点点填进去,填到大半盆时,轻轻将种子放在土面,再用指尖捏细土细细盖上,动作轻得怕惊扰了沉睡的梦。没有刻意的仪式,就像祖辈们立春时往地里

撒种,不慌不忙却藏着朴素期许。想起古籍里“东风解冻,蛰虫始振,鱼上冰”,寥寥数字写尽立春肌理,无浓墨重彩,却透着万物复苏的温柔力量。

小时候,总听奶奶说立春要“咬春”、种“春菜”。那时我只惦记咬一口脆生生的萝卜,不懂其中深意。如今才明白,这是百姓家与春天的温柔约定。奶奶会在立春清晨,挎着竹篮去地里挖几棵冒芽的小青菜,菜叶沾着露水,翠绿得能掐出水来。她择去老叶洗净,煮一碗清淡菜汤,汤色清亮,入口是淡淡鲜香,她说吃了春菜,一年都有精神,日子也能生机勃勃。

我没有奶奶那样的菜园,便在阳台陶盆里,除了种下太阳花籽,还种了几棵小葱。小葱幼苗细细小小,翠绿叶子顶着嫩黄,像怯生生的小精灵打量着苏醒的世界。我每天清晨蹲在阳台,看土壤是否干燥,看是否有新芽冒出。没有轰轰烈烈的变化,只偶尔发现小葱叶子舒展了些,土面上冒出一丝细绿,微弱却充满力量。

日子渐暖,楼下梧桐枝丫冒出小小嫩芽,路边枯草上也藏着星星点点新绿,

不细看难发现,却在默默积蓄力量。我们的生活大多平淡,没有惊天壮举,却总有小小的期待,在心底悄悄生长。

春日景致从非一蹴而就,正如立春种下的种子,需耐心浇灌、默默等待,方能生根开花。人生亦是如此,每一个新开始都似这粒种子,看似微弱,却藏着无限可能,那些心底的期许与默默的努力,终将滋养我们成长。

立春从非简单节气,而是时光的转折点、希望的开端。我们种下的不只是种子,更是心底的笃定与对未来的憧憬。它没有盛夏的热烈、深秋的厚重,却以温柔力量提醒我们,无论历经寒冬、生活琐碎,总有新希望悄悄发芽。

人生亦如立春景致,不必急于求成、焦虑迷茫,只需如种子般默默扎根、静静生长,顺应时序,不负时光。那些立春埋下的期待、平淡日子里的努力,终会在时光浇灌下长成绿意盎然,照亮前行之路。春从不是突然到来,是一点一点攒起的暖意,一丝一丝冒出的新绿,是我们心底慢慢生长的希望,铺展成属于自己的春暖花开。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